

老申

□王慧骐

老申走的时候72岁。得的好像是癌症，在病床上拖了有几年。患病是痛苦的，但老申这辈子却还算得上有福之人。

他最早在苏北某县的乡下，家里很穷，发了狠地要跳出来。考学是当时农村孩子唯一的路，他自然也得从这条道上跳出来。高中几年抱头滚（意指吃苦），终于考上了省城最好的大学。这以后好日子也就慢慢来了，毕业后他被留在了省级机关，从小科员一步步干起。打小苦过的更知有这一天是几多不易，除了埋下头来干活，领导面前从来都毕恭毕

敬，不吐半个不字。倒也不算平步青云，十好几年熬到个正处。对组织老申一直心存感恩，与上级保持一致完全不用任何人来提醒，大刀阔斧似乎与他无缘，中规中矩谨慎行事是他一贯奉行的处世之道。

老申读完大学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，他的婚姻也就如上辈那样遵了父母之命。发妻与他同乡，人老实，长相也不出众。婚后一二十年，他们都是两地分居，那时交通不便，老申总要两三个月才回趟家。而发妻在乡间不只侍奉公婆，还负责抚养两个陆续出世的女儿。直到八十年代后期，老申都四十

多了，才向组织上提出，把老婆弄来省城，在一个单位干临时工，负责一幢楼的保洁工作。

一家人团圆的日子过了不到两年，有一回老申被组织安排出国。没几日老婆在单位楼梯上扫地时，不小心一脚踏空，颅脑撞在水泥地上严重受损，旋即送医却未能挽回人来。老申在国外接到电召，匆匆赶回，也只是为发妻置办后事了。

这以后大约没出两年，快五十的老申又再沐春风，娶了个小他二十多岁的女子为妻。这姑娘当时在老申当领导的单位做资料员，是个高中毕业生，因何而看上老申不得而知。想

想这小女子也是蛮拼的，嫁与老申，不光鞍前马后服侍一个年近半百的老爷子（老申过惯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单身生活，家务事基本就不知如何下手），还得给他两个业已成年的女儿当后妈。

局外人无法论其短长，反正老申再婚后的日子倒也过得消停而美满，婚后不久，这姑娘还为老申生了个胖小子。

老申最后几年得病住在医院，全是这女人里里外外地忙乎，汤啊水的一天几回准时准点拎到床前。据说临终前老申拉着她的手，说我这辈子净欠你们女人的债了。

微观

○ ○ ○

不必着急

马海霞

上初二的侄女心血来潮要写小说，周末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埋头苦写。家人看到后，甚是欣慰，小小年纪就志向高远，有写长篇小说的打算真是值得鼓励。

隔了几周后，我问侄女，小说写得咋样了？

她回答，就那天写了个剧情介绍，后来再也沒写。

我催促她说，写小说不能放下，得坚持写，特别是长篇。

她回答，急啥，玛格丽特·米切尔一辈子只写了一部小说《飘》；艾米丽·勃朗特一生也只写了一部《呼啸山庄》；曹雪芹一辈子都没写完《红楼梦》；我才十四岁，有的是时间写。

买菜相遇

陶崇银

我和父母住在同一个小区。结婚之后，老婆和我仍然在父母那边吃饭。春节后，因为老婆建议，我们和父母分开了吃。

由于老婆工作繁忙，每天买菜的任务就交给了我。常言道，不当家不知柴米贵。我发现，每天买菜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。

有意思的是，每天买菜，我经常和母亲在菜场相遇。我看母亲的菜篮，母亲也看看我的菜篮。我们常常相视而笑。不过，每次母亲总是向我传递一些买菜的“情报”：青菜哪家超市便宜，芦蒿哪家超市最新鲜……时间一长，我也有了买菜的经验。有时，也向母亲传递买菜信息：菜场哪儿新开了一家卤菜店，哪家的牛肉最正宗。

一个月下来，我也成了买菜的好手。母亲说了这样一番话，以前我总是想什么事都给你们做好。现在看来，还是你们自己做好。你学会了买菜，今后我也就不用为你们的生活担心了。

意料之外

蔡源霞

中午，几个同事闲得无聊，说起各自老婆的防骗能力，每个人都说自己老婆绝对没问题。为了验证，大家都拿出手机来发信息，大意是有钱要急用，让赶紧打五千块到某个卡里。当然，为了以防万一，这个卡号都是同事之间彼此互相信。发完之后大家都把手机关了，但到了下班，也没谁的卡里进了钱，于是各自都笑了，本来也是意料之中的事。

回到家的时候，老婆便问我中午是怎么回事，她一看就知道是骗子。我笑着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，却被老婆拧着耳朵嚷嚷：“你是不是无聊啊？”这时老婆却从包里摸出一个盒子来拍到我面前道：“我还以为你手机丢了呢，你说亏不亏！”我定睛一看，竟是一台新手机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2@126.com



《自画像》版画珂勒惠支

轻包上路

□歌云

每年年假，简都会收起一名广告人的劳碌，宅家，做包。她以前做过一段时间的外贸生意，与一家皮革厂的老板很熟，老板允许她去他的原料仓库找一些裁下来的边角料，各种颜色都有，都是上好的头层牛皮和小羊皮，以“零头布”的价钱卖与她。简在那充满了硝味和软皮味的仓库里蹲一天，买上一卷五颜六色的皮料走，眼中闪现的欢喜，就象一个短少零花钱的孩子，用锡制牙膏皮换到了黏牙的糖。

做包，简已经驾轻就熟，所需的东西，不过是直尺、剪刀、顶针、麻线及三五根银光闪闪的大针。手缝一只拼色的上班包只需一天半，做一只香艳柔糯的玫瑰色钱夹需花两小时，做一只手机套，40分钟。她说做包没有什么神秘的，因为她千百次地享受过针线穿过皮革时，皮革发出的嘶嘶啦啦的叹息声。不到天色暗下来，一只柔软的、比你自己的皮肤还要熨贴柔糯的包诞生了，散发着淡淡的光辉，可以装得下大16K的杂志、笔记本、数码相机，还有妈妈硬塞进来的爱心午饭盒。

简做的包没有僵硬的层层叠叠的里衬，没有粗到可引去拴狼狗的金属链条。她既不会给她的包戴上杨二车娜姆般的大花，也不会给它缝缀上任何华丽的石头，更不会追从潮流，给它打上一身刺猬般的铆钉，她只是缝上稍宽的领襻，递过

来说，这样，就算你负重走长途，也不会把手勒红了。

她只是给忙碌的性情中人，准备她们可以随身携带的方便袋。

简每年做包，只是为知己准备礼物，也是为她春天的旅行做点准备罢了，去年她去了三清山，前年去了井岗山看那漫山遍野的杜鹃花，大前年，她到达古徽州时，油菜花还没有打起花苞，徽州的黑瓦白墙间，有鸟儿在飞来跳去，啄食腊梅的花朵，走累了，在林间落叶上席地而坐，一只空包拿来当坐垫，另一只包随手往旁一搁。整个徽州都沉浸在旅游旺季行将到来的大安静中，简形容那种静气，浑圆饱满，连麻雀，也飞到她的包上，来啄食面包屑。可能，它们也是将那只灰紫色的包，当作大地上一片偌大的落叶了吧。

接近40岁，简越来越追求包的轻盈，她说将来可能不再做皮质的包了，可能会用老家的土布来做包，更轻，缝上一个软皮的把手，只是为了负重而行时不会把肩膀勒红。她引用了毕淑敏的话：“累赘越少越好，如果你要上百万下地敲打键盘，一只五克重的戒指，将累计给你增加多少负荷，你算过吗？”同理，当你还有上百万里的路要走，一只重若铠甲的名牌包，将给你增添多少负荷，你算过吗？说到底，只要你自己心里没有围栏，谁也不能禁锢你，想轻装上路，只要一点点不入云亦云的勇气就可以。

还是坐车好

□周志龙

我上下班步行，先是走马路，父母不放心，我也嫌脏，空气也难闻，便改走铁路。铁路极好。距离最短，差不多是直线，空气也好，两边的风景也好：一边是一望无际的田野，一边是蜿蜒起伏的龙王山。这好像是专为我铺设的一条路。但父母仍然不放心，一见到我便总是让我坐汽车上下班。

我步行上下班主要是为了健身，其次是能够掌握时间，不至于迟到。坐汽车可就不行了，耽误了一班车，就肯定迟到了。但父母以为我是为了省钱，因为老婆没有工作。我怎么解释他们都不相信。“呆啊？走路不累啊？骗哪个啊？以为我们是呆子啊？”我只能笑着打哈哈。后来，干脆骗他们：我现在坐车了。父母不说，我也知道他们的心思：二十多年前，我的二姐出了车祸。

祸。父母至今耿耿于怀。

今天我骑电动车上班。为了抽空出来为父母去银行取生活费。自从邻居张老头取钱路上被抢之后，父亲便把这项“危险”的任务交给了我。电动车就放在父母家。父母住一楼。

下班后，回到父母家，父母已经在阳台看见我来了，便赶紧过来为我开门。放好了电动车，我便把钱交给母亲。母亲问我：“今天是走路的还是坐车的啊？”我笑了，却脑洞大开，跟老母亲开起了玩笑，说：“坐汽车的。”

老母亲笑了，说：“好！还是坐汽车好！不要省这几个钱了！”“是的。省这几个钱干什么呢？”老父亲也笑着说，露出没牙的嘴。

我噗嗤笑了，看着老母亲老父亲开心的笑容，我的鼻子却一酸，心里狠狠地说：“今后还是坐汽车吧！”

别让妈妈离开她的伴

□林海清

买了房子后，我把妈妈从乡下接到了城里。妈妈辛劳了一辈子，现在该让她好好安享晚年了。我嘱咐妈妈，家里的家务都不用她管，想吃什么和我说，缺什么我会给她买。可妈妈操劳惯了，闲不住，拖地、洗衣服，早上还要和我抢着去买菜。尽管如此，妈妈还是觉得闲得慌，三番五次和我说还是回乡下好。

为了让妈妈有事情可做，我到宠物市场买了一只兔子回来，果然，妈妈忙碌起来后，不再和我提回老家的事了。她整天围着兔子转，早上买回青菜，洗干净，用布一片一片擦干，有时候还到郊外去拔些嫩草回来，一日三餐把兔子当宝贝伺候得好好的。

可奇怪的是，兔子却并不领情，几天后就出现了厌食的状况，再好再嫩的菜叶，也只是啃两口就不吃了，整天一动不动地趴在笼里，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。妈妈着急了，以为兔子得了什么病，让我带去给兽医看看，可兽医也没查出兔

子有什么病来，一段时间后，兔子不但没长，反而比买回来的时候瘦了些。妈妈有些失望，总是担心兔子活不长了，为了让妈妈舒心，我到市场上再买了一只兔子回来。

不料，笼子里多了一只兔子，原先的那只忽然就有了生机，吃起东西来津津有味，还时常为了抢食物和新来的兔子发生“拌嘴”和“打斗”，很快，兔子长得越来越壮。

看着这两只兔子，妈妈叹了口气说：“这兔子啊，也跟人一样需要伴，没有了伴，你给它吃得再好，伺候得再舒服，它也觉得活得没滋味呢。”

我终于明白，为什么妈妈一直惦念着回老家。因为那里有她伺弄了一辈子的田地和鸡鸭，有和她一起唠嗑了一辈子的老姐妹，更重要的是，还有我那和她拌了一辈子嘴，吵了一辈子架的父亲，妈妈离开了她的这些伴，在我这里，哪怕吃得再好，住得再好，她也觉得生活缺少了乐趣。

要想妈妈快乐，就别让她离开她的伴，我买了回家的车票，把妈妈送回老家。